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施銑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鄱陽張氏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追書以統月此史法之常也愚謂凡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月令不書者亦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左氏曰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

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未詳信否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司隷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

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不可也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左氏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覍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葢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乃見諸行事為永鑒爾張氏曰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嫡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本此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君子罔不盡傷心此所謂為永鑒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曰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義見葬桓公此又見八月而始得葬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立煬宮

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氏曰煬公伯禽子也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呂氏曰違禮背義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木訥趙氏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

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立之所謂媚竈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黄氏曰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以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則非矣未詳孰是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羊作霣菽左氏或作叔

菽先儒以為豆也以夏正言之此時無菽未詳其義董子曰菽草之強者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未詳是否然義則在於陰陽不和而寒極備耳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古亂切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

南門之中門也釋宫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宫門雙闕
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
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石門兩旁中
央闕然為道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兩觀與雉
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貫道王氏曰子家羈
曰設兩觀乗大輅天子之禮也魯僭周天災所以警
魯也愚謂亦為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起文也

秋楚人伐吳

左氏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書新作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意不同者彼但譏其侈肆此則譏其僭禮而不畏天譴也康侯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劉氏曰習舊而不

知其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吕氏曰雉門兩觀僭矣既災而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知以是為僭也葢以為無足恤也以為無足恤也者弒父與君所由起也愚謂大室屋壞新宫桓宫僖宫御廪災必新作之皆不書者義所當作常事也雉門兩觀獨書者僭而不改非常也觀乎此則春秋不書常事亦可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李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復也義見昭二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仲孫何忌及邾子盟起文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杜氏曰六月乃葬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皮八反公羊作枝

杜氏曰拔地闕髙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鼻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三月陳子侵楚起文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子見昭十三年召陵見僖四年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先會而後侵也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㠯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愚謂陳子背殯出會㠯亦可知○戴氏曰自鄢陵之後晉

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閒無此大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而退自相盟于臯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乗其後而收入楚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伯於是絶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陸氏閒於師曰書滅臯蔡也書以歸臯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又臯蔡侯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呂氏曰蔡公孫姓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臯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由又切公羊作浩油

黄氏曰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不再序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杜氏曰繁昌縣東南

有城皐亭愚謂以十八國諸侯挾天子之大夫僅一侵楚無功而還此盟雖設諸侯解體可知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作戊

貫道王氏曰侵楚無成旣盟將散在會卒也故不得言卒于師愚謂言卒于會紀實事耳非有他義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許遷于容城

任氏曰容城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高氏曰自葉遷也至是四遷其微弱可知義又見成十五年○胡道王氏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況有國乎許之四遷蓋以小國而介乎強國之閒日見迫逐雖欲自保其社稷不可得矣終不免於滅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始以會出故以會致踰時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

自唐

劉卷卒卷音權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即劉蚠也賈

逵王氏曰劉獻公之庶子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

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告故書之愚謂不特譏

來告亦譏魯卒之又為葬劉文公起也○石氏曰天

子之大夫外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葬春秋卒天子之大夫者三而書葬者一卒尹氏王子虎以其來赴也書劉卷卒又書葬以來赴而又我會之也自文公以前王室尚強至此愈微矣大夫之喪而魯有往也昔者周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以為當親之也今列國不會天子之喪而會大夫之葬甚矣禮人臣無外交況畿内諸侯乎

葬杞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人圍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羊作圄

杜氏曰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胄道王氏曰晉之有事於鮮虞凡幾役矣楚圍蔡而不恤偕衛以伐中山孰輕孰重邪晉業之卑不可望矣義又見昭十二年

葬劉文公

貫道王氏曰天子畿内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柏舉

以見桓十四年杜氏曰柏舉楚地左氏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

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
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
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
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
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愚謂周綱既墮諸侯横恣相為盛衰書此見吳伐楚

爭伯之由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孫氏曰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楚師敗績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伐楚而吳子敢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曰子常奔鄭愚謂囊瓦敗其國兵不能死而出奔其辠著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庚辰吳入楚左氏作郢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

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辠君若顧報周室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吴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

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與吴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吴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吴師於軍祥吴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吴師吴師居麇又戰吴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吴師大敗吴子乃歸戴氏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吴國幾亡然去楚而吴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

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中國齊桓晉文舉中國之衆止能一盟屈完于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耳二伯既往莫有能與抗者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囊瓦既奔吳人長驅入郢慘烈不道甚於水火蔑爾楚昭僅以身免此吳之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吳為會中國愈不能抗至黄池之會而春秋終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義見隱三年

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高氏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授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皐之也〇石氏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為楚所辱而不能救今

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

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見昭五年莘老孫氏曰越之三見於昭公時者曰越三見於定哀時者曰於越蓋當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時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書曰越定公後欲自别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故經據改號書曰於越猶楚初稱荆其後稱楚也

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南鄙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意如逐君而以大夫卒魯於是不可為矣定公以受國為德而忘先君之讎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婼之子成子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曰三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未詳信否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横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

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義又見昭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公羊作遬後同

杜氏曰游速大叔子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敗於吳故鄭因乘許之弱而肆其暴邪任氏曰以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諸侯歸其惡甚矣愚謂許男不死社稷

亦無足道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張氏曰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邦衡胡氏曰内有強臣之偪而遠去其國以事攻伐此易所謂危行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至自侵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季孫意如子桓子也二卿如晉未詳何為義見隱

七年齊來聘○左氏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

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

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

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春秋本其禍之所

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

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篡君亡國之禍必自其禍之所起矣俱未詳信否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見涵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

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

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

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

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未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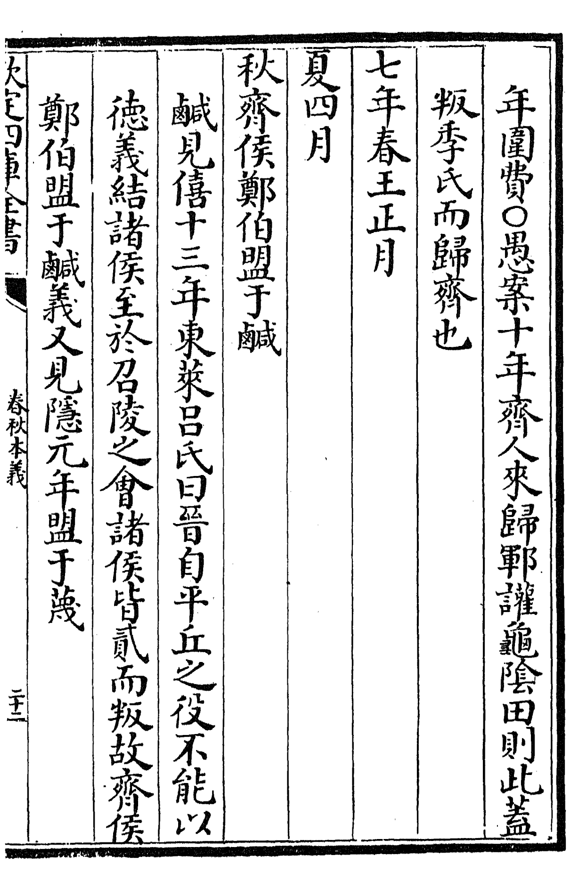
否義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冬城中城

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貫道王氏曰中城公宫城也成九年城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魯定不能制三家倚一城以自守是外徹其藩籬而區區欲固其堂奥也其能國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西鄆見成四年邦衡胡氏曰昭公居鄆鄆潰而歸季氏則鄆為季氏所據久矣今季氏自以兵攻之得非叛季氏乎義見昭十三



年圍費○愚案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則此蓋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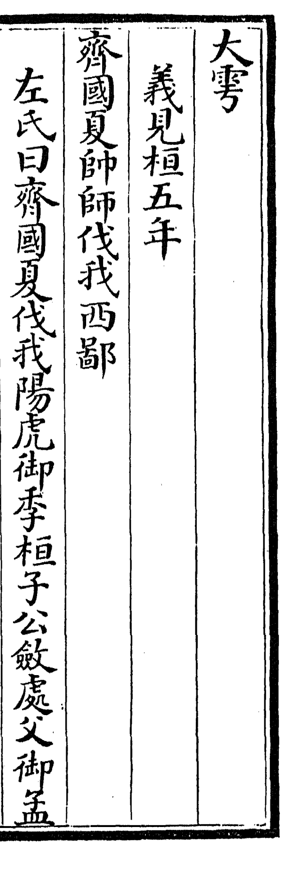
鹹見僖十三年東萊呂氏曰晉自平丘之役不能以德義結諸侯至於召陵之會諸侯皆貳而叛故齊侯鄭伯盟于鹹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侵衛行人所以通命也齊人執之以侵衛其辠著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後屬大名府愚謂衛服齊而為此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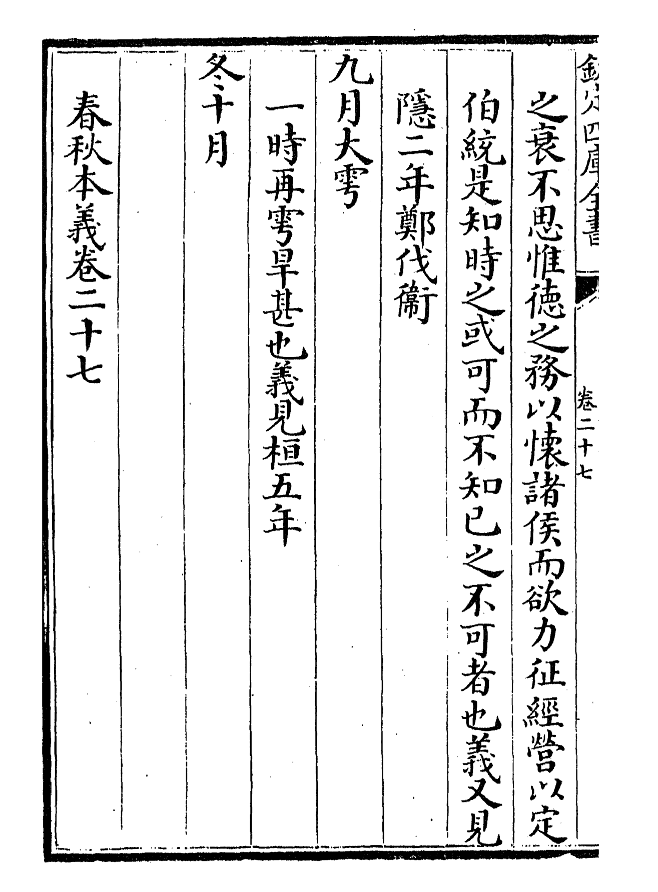


大雩

義見桓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貫道王氏曰齊景又欲合魯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



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懐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

春秋本義卷二十八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氏曰報前年伐我西鄙左氏曰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

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高氏曰魯政不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春秋因見公之舉動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前此未得志故踰月之閒再出侵齊雖三家之所為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任氏曰三月之閒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衆而不恤其民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

宋

曹伯露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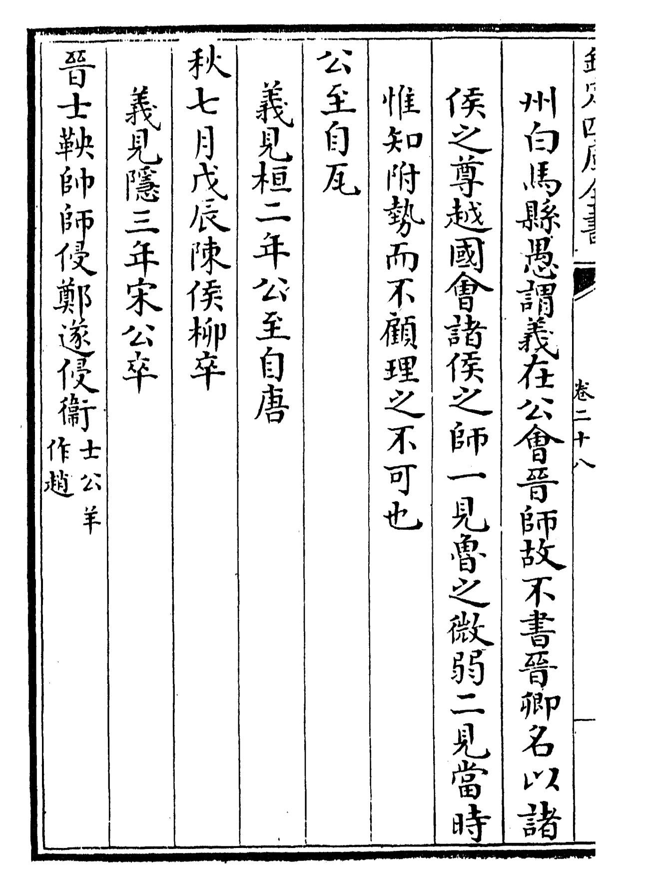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義又見隱二

年鄭伐衛

公會晉侯于瓦

杜氏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即滑



州白馬縣愚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公至自瓦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羊作趙

石氏曰二國叛晉故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義見莊

十年公侵宋

葬曹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曲濮衛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從祀先公

馮氏曰從祀者言隨而祭之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太廟羣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詳其事殆新主入廟之意始昭公爲季氏所逐而卒祀於外定之初其喪雖歸季氏尚欲溝絶其地域

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於墓道南而已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嘗得入廟也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虎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不言昭公者内諱也康侯胡氏曰昭公之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陽貨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辠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曰從祀先公其亦深切著明矣○愚謂從祀先公者凡已祧之主皆得隨而祭之

蓋不當禘而禘也禘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非時而禘將以是為常焉者也故不言大事而言從祀先公以寓意焉爾然無所考不敢質言之

盜竊寶玉大弓

陸氏曰陽虎家臣也其名不合登於史策故書曰盜寶玉大弓杜氏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穀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未詳孰是左氏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

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宫取寳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

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未詳信否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志其不恭之大也○高氏曰明堂位以大璜為天子之器大弓為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與其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

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盗所竊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氏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莫有抗之者則國亂無政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勑邁切公羊作囆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南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寶玉大弓子孫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

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高氏曰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辠於誰責而可乎愚謂經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若為穿窬所竊而今復獲之未見陽虎竊之歸之者在來者考焉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滑

○邦衡胡氏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不書卒卒之且不可況會其葬乎葢至是與中國無閒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公再侵齊及齊伐我西鄙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或曰暨齊平齊欲之而魯與平也及齊平魯欲之而齊與平也未詳是否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古洽切又古協切公羊穀梁作頰

孫氏曰夾谷齊地張氏曰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

山即海州懷仁縣未詳孰是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夾谷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公羊作運穀梁田上有之字

來歸來魯歸田也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齊人來歸衛俘同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

山陰田在其北也任氏曰鄆即昭公時齊取以歸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讙見桓三年孫氏曰三月及齊平夏會于夾谷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愚謂土地天子所封齊人侵之齊人歸之其無王可知矣○葉氏曰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也虎挾之以入齊龜山之在邦內者龜陰其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齊平而會故反而來歸三田之歸

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謝過非
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之所不為而謂孔子為
之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郈郈音后又去聲公羊作費誤也
州仇叔孫不敢之子武叔也杜氏曰郈叔孫氏邑任
氏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無鹽在鄆州須
城縣東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

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氏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

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

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義又見昭十三年圍費○

愚謂凡大夫以邑叛必書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非與其叛也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教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教大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教家臣之叛也家臣而至於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此春秋所以為謹嚴而防微杜漸之義著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曰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良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奈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起文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下同

杜氏曰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左氏曰宋公子地嬖
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
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地怒使
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
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既仲佗石彄出奔陳未詳信否義

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速公羊作遬安甫公羊作犖父

張氏曰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叔孫州仇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彄苦侯切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

左氏見上弟奔義見襄二十年大夫奔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高氏曰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令宋卿大夫數日之閒五人逃去君誰與處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杜氏曰蕭宋邑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辰以弟叛其兄其辠尤著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康侯胡氏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辠亦著矣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曁齊平

叔還如鄭涖盟

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義見僖三年公子友莅盟

十有三年春薛伯定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壞城阜曰墮莘老孫氏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

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

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毁之愚謂城郭所以禦外患今内難作而毁其城其必有由矣夫三桓踰制以城其邑者為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毁之道也可為永鑒矣○劉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强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其上則治奚由順哉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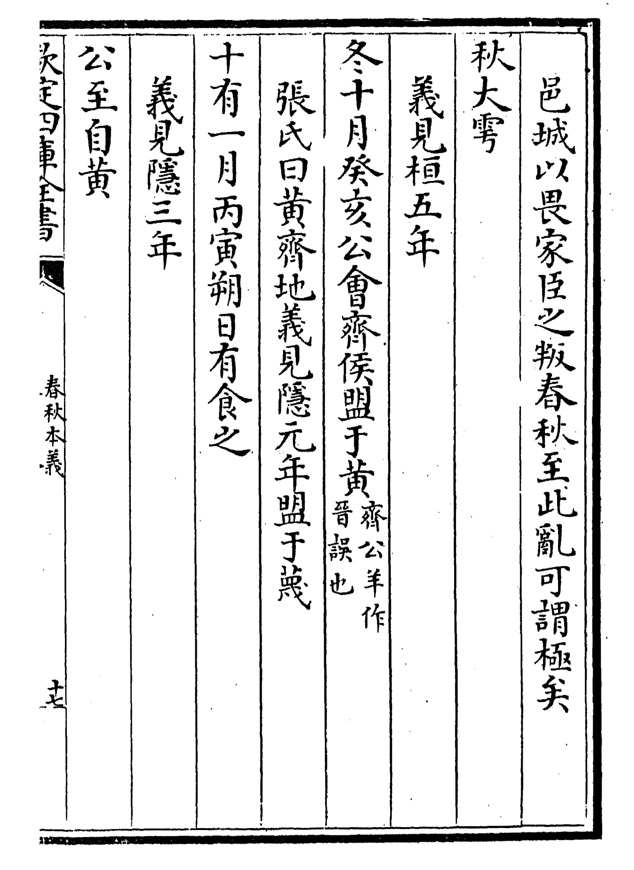
子所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之意也愚謂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郈次書墮郈墮費所謂屬辭比事不辭費而義自見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苦侯切

杜氏曰彄孟縶子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義見墮郈○師氏曰郈費二邑數叛不能制故皆墮之蓋前此者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張今此三家墮



邑城以畏家臣之叛春秋至此亂可謂極矣

秋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羊作晉誤也）

張氏曰黃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公至自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二月公圍成

義見昭二十六年〇莘老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叛者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曰公

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公至自圍成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瑕𣪌梁無衛侯二字

左氏曰垂葭實郥氏杜氏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張氏曰屬濟州皆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滑

夏築蛇淵囿音又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而力此何振之有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義見昭十一年○存耕趙氏曰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為

國故亟戰如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張氏曰晉陽唐曰太原府宋為幷州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切公羊寅下有及字

杜氏曰士射士鞅子張氏曰朝歌晉地衛州衛縣有朝歌城南有牧野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任氏曰未閱三時而三大夫以邑叛晉之君臣失道之

甚也邦衡胡氏曰晉主夏盟威制海内反不能禁其臣之叛已不正也已帥以叛則下莫不叛矣天王在上晉侯不能帥諸侯以朝至於王室有難又不能勤王述職而使大夫城之又執人於天子之側非叛王而何帥天下而叛故臣亦相帥以叛君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不可一日而不臣也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

盟於公宮常山劉氏曰趙氏晉之強宗鞅叛當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亂無刑矣愚謂見晉之衰而迫於強臣也○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後於

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牆而走其亦可以免於戾矣趙鞅歸于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存耕趙氏曰三晉之形成於此矣

薛弑其君比

不書弑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羊穀梁作晉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

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辠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辠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

元咺奔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牂子郎切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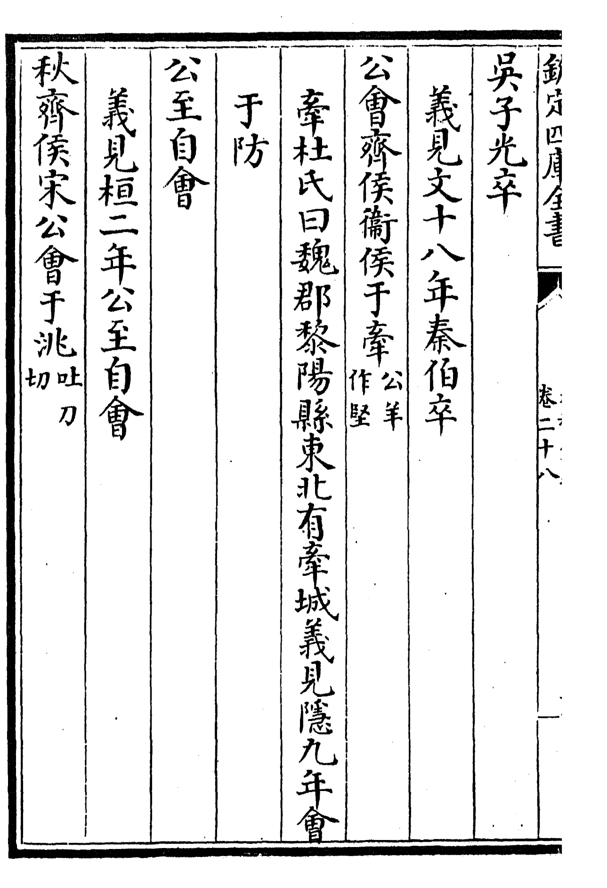
葉氏曰不別以歸何國時楚強且主兵歸楚可知左氏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未詳信否任氏曰以中國諸侯大夫而從楚人以滅國豈特自強哉實有以資之耳愚謂以頓子歸不死社稷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曰北宮結來奔公叔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愚謂一國而三大夫出奔其為國可知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公羊作醉

杜氏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吳地今為秀州治所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非内地略之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吳子光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𡍭公羊作堅

𡍭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𡍭城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吐刀切

洮見僖八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_{市軫切}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說文社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氏曰脤膰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非禮也○東萊呂氏曰春秋錄相朝見則見述職之本廢矣書交聘則

見閒問時見之禮缺矣詳盟會則見會同之制壞矣書來賜命則見告命之道絶矣書歸田假田則見巡狩之法替矣今歸脤而復書之則法度之壞已甚諸侯不助祭以受脤天子而天子從遣士以歸脤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

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劉氏曰盍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孫戌趙陽彼不聦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

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與常山劉氏張氏同任氏曰既曰世子而出奔父子不相安而天倫滅矣○石氏曰孟子稱小弁爲親親詩人傷二子乘舟爭相爲死爲非義衛靈公失道南子嬖大子蒯聵不得於父又與伋壽遠矣書其出奔以見滅天性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事見上愚案春秋歴書彄帥師而繼以出奔以見君

假臣以兵權禍之所由起也未必皆以蒯聵之黨而見逐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高氏曰蒯聵爲南子所譖而出奔靈公信其譖言不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辠者也人子處頑嚚則有道矣不至於以嫌見誣也而非蒯聵之事也比年志公孟彄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大夫況出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邦衡胡氏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皐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皐會納叛臣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邾子左氏曰邾隱公石氏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如古之制

也今公莵國内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莵非所會之處而邾子會公於莵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張氏曰皆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〇石氏曰一時而城二邑書以譏之此年與桓七年無冬四年無秋冬昭十年無冬皆闕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去年來會公而今年來朝見邾之衰而屢求於魯皆非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鼷音兮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也趙氏曰嘗旅於會稽時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愚謂此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人國皐不容誅矣然以胡子歸又責其不死社

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五月辛亥郊

石氏曰五月非郊之時葢以改卜牛至此而後能郊也有言用郊有言郊用者不宜用也直言郊者以上之不能郊也義見成十七年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曰高寢宫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義又見僖公薨

○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内卒

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羊作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公羊作蘧篨

義見莊三年次于滑

邾子來奔喪

葉氏曰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

奔見日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始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知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非也下同

孫氏曰姒氏杞姓哀公妾母穀梁曰妾辭也愚謂此為葬定姒起文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邦衡胡氏曰邾滕奔喪會葬以天子之禮待魯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供臣子之職邾滕以是行之於魯其無王甚矣○任氏曰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悅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

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

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而此言乃者彼以日中此以次日日昃甚於日中故命辭有輕重耳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愚謂義與宣八年葬敬嬴同而此則失禮甚矣其私謚又見葬桓公〇高氏曰日

下吴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克葬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不敢稱夫人而以夫人之禮葬爾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謚非禮之甚也况襄五年葬我小君定弋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

同謚乎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愚案哀公未成君故僅免夫人小君之稱然原其情則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矣又案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今定公葬居定姒之前是先重而後輕也又失禮矣

冬城漆

高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而以其地今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為備譏其非所

城而城也夫前年城二邑國再大喪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言而惡自見者也○張氏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辠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本義卷二十八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名蔣定公庶子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葢楚封之左氏曰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

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郊牛下有角字

任氏曰不知僭禮之致災而改牛違時以從事亦已妄矣愚謂此亦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高氏曰定末年哀元年連書鼷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歲一行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

石氏曰吳楚爭強内侮中國之政日以不逞晉雖不能主盟猶中國也齊衛二君既不同心盟主以禦外寇又結盟固黨以自攻伐惡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定之末年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益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知有禮義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胷道王氏曰邾自庶其後魯多納其叛臣邾知魯必欲兼之也盟焉朝焉會蒐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為也而魯終不置邾愚謂邾不能自強於德而區區以求魯固無足道然王綱壞強陵弱大併小微國不支亦可悲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火虢切又音郭

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任氏曰三大夫同伐可謂暴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强陵弱之亂至於如此義又見隱四年

莒伐杞取牟婁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古注切

杜氏曰句繹邾地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邦衡胡氏曰季氏所以不盟豈非貪得無厭必欲滅邾而後已未詳孰是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

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畢石氏曰定哀之世吴楚爭强越又寖起中國諸侯見伐者數四也晉衛齊又數侵伐魯既叛晉又結怨於齊所與厚者邾滕杞而已魯公之立邾未嘗廢朝覲未嘗無會而前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以弗堪

致吴之伐我齊取我田也内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

子不由公出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滕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左氏曰初衛侯遊於郊子

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莘老孫氏曰蒯聵輒爭立父子仇敵而孔子請先正名孔子

之意可知矣使蒯聵事其親孝必不至於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於逐之書曰衛世子出奔宋見蒯聵得辠於父見逐出奔父没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則蒯聵之辠也輒為人子而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毁瘠以感動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復而即位為君蒯聵在外且入以兵拒之又圍之焉則輒之辠也使靈公得父之道不至於逐蒯聵使聵得事父之禮則聵不至於見逐使輒得子

孫之義則能感動王父以復蒯之位或權立屏位以須父之入葢靈公蒯聵不父而輒不子是以至於蒯聵出奔趙鞅納蒯而石曼姑圍戚書曰納衛世子則輒之拒之為不得其正顯矣愚謂又以大夫帥師而謀諸侯廢立之事見春秋之世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至此極矣事又見定十四年〇君舉陳氏曰于戚納弗受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

掩矣康侯胡氏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以與之爭可乎然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辠亦可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或作栗或作秩

杜氏曰罕達子皮孫鐵在戚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愚謂並言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大夫專兵而至於戰黷

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曰七月而葬緩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見昭十四年義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乎齊推齊主兵也且
齊嘗為盟主自當序衛上無他義也黎氏曰凡書邑
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當書則
但舉邑而已葢避繁文也前年已書納世子蒯聵于
戚言納者見入衛境也云于戚者見戚為衛邑也故
今但書圍戚而不云衛戚焉如先書紀季以酅入于
齊後但書叔姬歸于酅不復繫之齊也冉有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於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事又見二年○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劉氏曰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以為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敵君之禮我不可以為

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必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事也不其然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義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高氏曰不言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則不可不書及矣左氏曰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䓗老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葢非禮矣義又見成三年新宫災○石氏曰武宫煬宫不當立而立桓宫僖宫當毁而不毁然皆出於强臣之私意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陸德明曰避漢景諱也

杜氏曰啓陽琅邪開陽縣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鋌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貫道王氏曰夏而城城而用大師惡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〇葉氏曰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宵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城瑕葢莊宣書城者各一隱桓書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閒而書城者九則定哀之守其國者

可知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貫道王氏曰樂髡伐曹以曹受樂大心之叛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樂始䦨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義見宣元年晉放胥甲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闕之也義見文十八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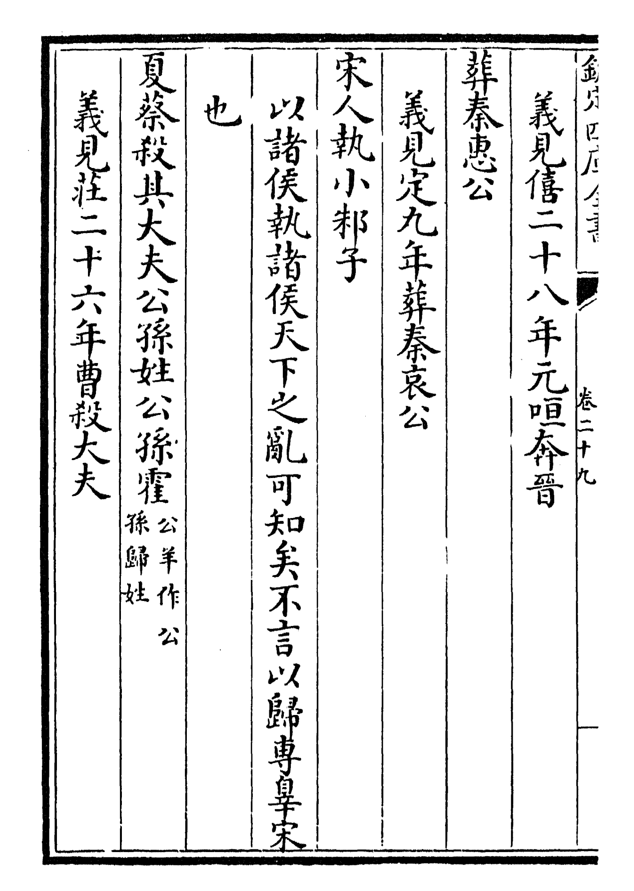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此則大夫帥師欲取邾以自肥則又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弒愚謂

不稱其君當作殺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此為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王氏曰傳之謬也

莘老孫氏曰春秋弑君未有曰盜者不知其來且何國人也其君見殺而不知殺者之名是以曰盜為人君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為君者可知也石氏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秦惠公

義見定九年葬秦哀公

宋人執小邾子

以諸侯執諸侯天下之亂可知矣不言以歸專辠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羊作公孫歸姓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

戎蠻子見昭十六年邦衡胡氏曰名者以別於執中國之君也左氏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
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
以歸師氏曰以中國之伯主而歸荆楚之俘其不道
甚矣○高氏曰諸侯有辠方伯請命於天子問辠然
後執歸于京師正也諸侯有辠不請王命而執之歸

于京師辠尚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諸侯以畀諸侯其辠尤重若晉人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今晉為盟主而執戎蠻苟得其辠則獻之天子猶可也今不知其辠既專執之反歸於楚舍周事楚不足主中國之諸侯矣此晉之所以不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愚案左氏載此事甚悉然春秋不書楚伐戎蠻子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夫楚為不道吞齧小國不足責也然興滅

繼絶王者之事當是時王綱盡矣晉能為之猶足主
中夏今反執之以歸于楚則是伯主助暴亂為虐也
春秋安得不書其甚者哉

城西郛

杜氏曰魯西郭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於亳高氏曰周自克商之後
凡封建諸侯皆使之立亳社顔師古曰存其社者欲

使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社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災見不知戒○程子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杜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葬滕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年春城毗頻移切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壯

孫氏曰毗魯邑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師氏曰魯

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強之

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懐乃區區屢奪民力以興土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郛瑕一叛於晉而畏懾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為國而無弊邪

夏齊侯伐宋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伐衛

助蒯聵耳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年春城邾瑕音遐公羊作葭

劉氏曰邾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内邑杜氏曰

任城亢父縣有邾婁城張氏曰濟州任城縣地是也
高氏曰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者見魯之迫邾也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
強城之也未詳是否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吳伐陳
左氏曰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土芥吴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吴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義見荘十年荆敗蔡師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乗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
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將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
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
大夫以甲入於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乗如公戰於
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貫道王氏
曰景公寄國於高國使其非義則當正諫以絶景公

之私如以為是則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及奔亡以免禍則託孤之寄有負於景公矣陳乞欲易君而去其大臣齊其為陳氏見於此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君舉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

叔還會吴于柤（莊加切）

柤見襄十年許氏曰叔還以吴在柤故往會之始結

吴好也夫吴可以强盛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吴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吴患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吴于鍾離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

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
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
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
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
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

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

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辠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黄氏曰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弑荼君舉陳氏曰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

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莘老孫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

弒君之辠則陳乞之辠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

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辠也葉氏曰陽生景

公長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

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之道則逆弑荼者朱毛也曷以為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既名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陳乞之辠不可以不正也愚案左氏載僖子不對而泣以下等語與經不合孫薿二說徵信今以經考之本陳乞名陽生而弑其君荼耳陽生不免篡逆之辠而陳乞為弑君之賊然左氏叙前事頗詳而孫薿多所發明不得盡

廢在讀者詳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切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許氏曰定十五年鄭伐宋始搆怨至是侵鄭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高氏曰衛侯棄其父令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侵衛義又見莊

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吳于鄫

張氏曰鄫即舊鄫國左氏曰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

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

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

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

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

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吴人

弗聽景伯曰吴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我乃與之大宰嚭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義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而始遺患於後日也邦衡胡氏曰前書叔還會吳

惡大臣不能衞社稷而遁吳人也此書公會吳惡國君不能守社稷而狎吳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程子曰不曰歸者以我而言内外異辭文體然也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我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康侯胡氏曰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以其君來

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為是伐我齊人為是取魯二邑辱國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宋人圍曹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木訥趙氏曰鄭於曹

無隻介之好令據救之報宋之役也亦非爲義也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春秋本義卷三十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吳伐我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左氏曰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

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為邾故伐我高氏曰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吳人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已絶亂矣義又見莊

十年荆敗蔡師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切公羊作僤下同

讙見桓三年闡杜氏曰在東平剛縣北地譜宛丘龔蛇縣也孫氏曰公前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甥也故齊人取讙及闡貫道王氏曰魯執邾子既召吳人之伐又致齊人取讙及闡爲國而不義其害國如此夫愚謂邑天子所封非諸侯所得取魯入人之國俘人之君辠不容誅也齊侯茍能告於天子聲辠致討大義庶矣乃因之以爲利亦辠也

歸邾子益于邾

邦衡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人歸讙及闡

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凡土

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愚謂魯之媿辱可知有國家者可以鑒此矣○吕氏曰吴之伐我齊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于邾魯畏吴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茍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

秋之世諸國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氏曰雍丘縣屬陳留張氏曰後屬開封師氏曰鄭人圍宋雍丘宋皇瑗圍之雍丘應於内皇瑗圍於外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爲宋所得故曰取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

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

喪師之道也愚謂鄭有辠矣然不書鄭伐宋而書宋

取鄭師者書其甚者也

夏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宋公伐鄭

存耕趙氏曰宋嘗侵鄭又取鄭師矣雖曰雍丘之役

始於鄭獨不曰侵鄭之役誰實始禍歟佳兵不戢將

自焚也邑之禍基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曰邾子先爲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義又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會吴伐齊

常山劉氏曰公會吴師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辠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義見隱元年宋公卒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

怨不已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侵齊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辠義又見

莊十年公侵宋

五月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葬齊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奔也彄自定十四年出奔距今十二年倚大國而歸衛當時大夫專恣如此義又見僖二十八年

元咺歸衛

薛伯夷卒夷公羊作寅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葬薛惠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吳救陳

此吳楚爭諸侯而為此救見中國之益衰未可以存

亡繼絶許之也義又見僖十八年狄救齊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伐我見八年左氏曰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

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

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𦊰魯不能反身𦊰己而又見伐也孟子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魯以入邾之故吳齊交伐是我之𦊰魯不反身自咎又會吳伐齊以速國書之兵是不知𦊰之在我也愚謂齊有喪而伐人𦊰亦可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

衛○貫道王氏曰邦分崩離析師至輒入其國都公室甲弱私邑不相能故無復預備也

夏陳袁頗出奔鄭袁左氏轂梁作轅

左氏曰初袁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孫氏曰戰不言公者公與伐不言戰也左氏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

人尋約吴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木訥趙氏曰魯再會吴伐齊招外寇以攘中國為惡大矣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此戰也云爾夫以吴之無道犯閒上國涉數千里之

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國書之用齊也内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高氏曰春秋書内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之然春秋之末何

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専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左氏曰季叔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冐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非禮也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朴鄉呂氏曰丘賦者即丘十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葢於兵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税丘出賦初税畝則税且重矣作丘甲則益兵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何諱娶同姓葢吳女也康侯胡氏曰禮娶妻不娶同姓厚男女之别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男女有别矣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别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

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忍于蔑姓亂類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槖皐槖章夜切一音託

杜氏曰槖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吳地地譜

云遂適故城在廬州愼縣東南左氏曰公會吳于槖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師氏曰往年會于鄫今又會于槖臯亡之為甚其可再乎詳書者譏公之失所從也義又見成十

五年會吳于鍾離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公羊作運 鄖音云

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譜吳海陵即泰州城下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惠故會吳于橐皋修鄫之好也鄖在今泰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鄖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

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向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黄池則魯之舉著矣未詳是否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曰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原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歳矣雖其兵端啓於鄭𠂤達然六年之閒宋四伐鄭明年鄭𠂤達遂取宋師于嵒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公羊作蝝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十二月螽雖不害穀災異益甚於常時夫百蟲既蟄而惡氣殄君臣蠧民逆天陰陽變常之象也義又見桓五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五咸切罕公羊作軒

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報雍丘之師也桼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二國復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義又見九年宋取鄭師

夏許男成卒成公羊作戍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黎氏曰經書及皆内及外尊及甲之辭故凡中國之侯伯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是亦内及外之辭也謂之會兩伯似非經意

黄池杜氏曰陳留封丘縣有黄亭近濟水張氏曰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黄池木訥趙氏曰晉侯嫂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何以伯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伯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伯也交中國爾愒謂晉主中國會盟百

有餘年自柏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不復有伯世變至此極矣此春秋之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於越入吳

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衆其無備也康侯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與晉敵

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

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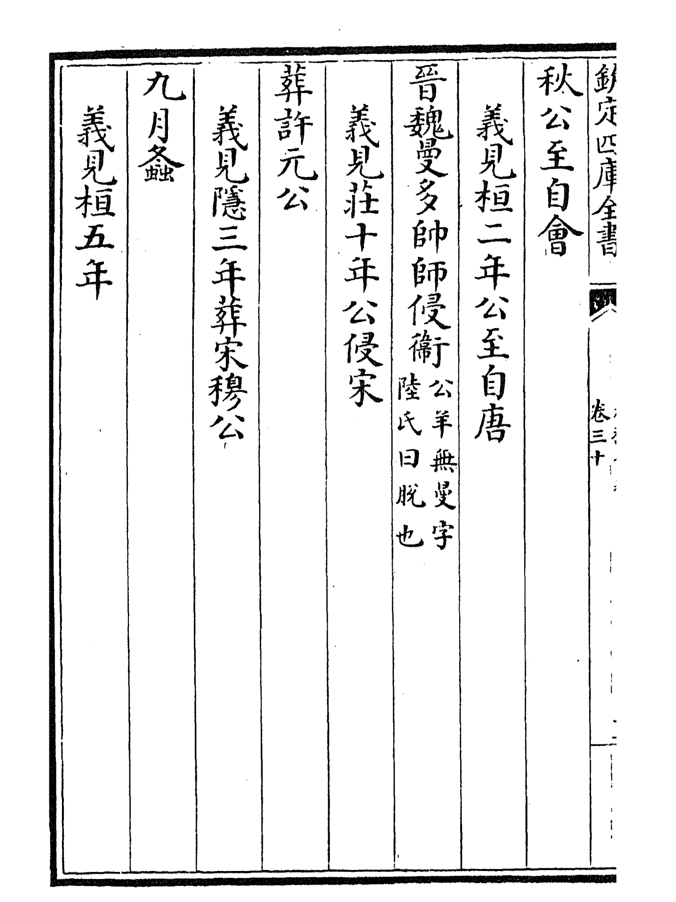
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

勝齊師復與晉人爭衡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

國春秋初書吳入楚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

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深切著明之義也

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陸氏曰脫也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葬許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螽

義見桓五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高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葢著人事所召也義又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區苦侯切公羊作彄

盜見襄十年高氏曰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及卿大夫則亂已極矣○貫道王氏曰

夏區夫徵舒之裔也徵舒為逆陳不能討而楚殺之
且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未詳是否

十有二月螽

義見十二年及桓五年○吕氏曰前年十二月螽此
年九月又螽十二月又螽隂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
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魯用田賦而比年三螽貪
残無已之應也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蘇氏曰狩而不地爲獲麟書畧之也麟陸璣曰麕身

牛尾黄色𤣥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吕行中規矩王者

至仁則出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愚謂聖王在上天下文明則麟出爲祥聖王不作

天下大亂則麟出爲異出而見獲又異之甚者也隱

桓春秋之始也諸侯會盟侵伐蕩然無主迨乎莊僖

齊晉既伯天下知有伯主不知有王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矣文宣成襄政歸大夫禮樂征伐又自大夫出焉歷昭定哀陪臣柄國此君臣之大亂也外侮荐作亦始隱桓及乎莊公荊楚又盛桓文既沒其勢益張滅國殺君遂主夏盟晉悼引吳敵楚楚暫沮而吳復興此中外之大亂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弒逆戕殺入滅圍取兵戈相尋民無錯躬先王之紀綱法度遺風舊俗泯矣人事悖常則陰陽錯序故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螽螟麋蜮靡所不見而春秋以

獲麟終焉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夫春秋即始見終自微見著始之不慎而紊於終微之不戒而極於著遂至無可柰何聖人傷世之心至此極矣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而況於獲乎○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葢有素矣因是一事則有感而作故其書之成則以此終固必有發端者然也如伏羲畫八卦因於河圖設無河圖八卦

寧不作乎

春秋本義卷三十